

# 智慧度

(不作意的抉擇)

## 前言：

這個小題目是有一次我在山上打坐時，突然閃起的念頭；念頭現形後，我稍微思考一下，便知道這主題的意思。所以就把與這題目相關的部分，作了一番整理，而成為這次開示的綱要，主要是講智慧度的部分。

關於智慧，不管大乘還是小乘的經典，我覺得都沒有交代得很明白。雖然很多經典皆曰：智慧者，乃「無分別智」。然「無分別」為什麼算是智慧呢？石頭、木頭也無分別，它們算有智慧嗎？

還有人說：智慧者，斷煩惱。畜牲有沒有很大的煩惱？我們不知道。但看牠們每天吃吃喝喝的樣子，好像還沒有人的煩惱多；有些白痴，似也沒有什麼煩惱，反而是我們替他煩惱很多。所以只謂沒有煩惱，就是有智慧的話，則很多時候，白痴跟智者還顯不出差別。

或者講到證量，即曰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。如果徒坐在那邊什麼都不說，什麼都不想，誰會認為他有智慧呢？

所以我覺得，傳統上對智慧的定義，其實都是落在「空」的那一邊。但智慧者，一向是從「抉擇」而有；若不抉擇，何以凸顯其智慧呢？因此，我一向說：所謂智慧者，即是作「精準而睿智」的抉擇。

我們用佛陀的三個故事，以說明怎樣才是「精準而睿智」的抉擇：

### 一、佛選阿難為侍者

眾所皆知，佛選阿難為侍者。然佛為了等阿難當侍者，大概等了二十年：因為釋迦牟尼成道時，阿難才出生。因阿難出生時，面如滿月，又值佛剛成道，於是大家都歡喜地把他的名字取作「阿難」，即歡喜的意思。

佛以祂的神通很快便知道，阿難有一種特殊的能力，且這能力是其他人絕所不及——他是天生的錄音機，只要聽聞過的法，可完全地記錄下來，而不會有一絲一毫的差錯。佛知道阿難有這種特殊能力後，便盤算著得賦予阿難將來

「集結法藏的使命」。可是那時阿難還小，才剛出生，所以佛陀一定要等到阿難長大，而且受過比丘戒了，祂老人家有一天才說：「我年紀大了，需要侍者！」

一說需要侍者，很多大弟子都自告奮勇，迦葉尊者、舍利弗、目犍連等，都說：「就我來當吧！」佛說：「我老了，你們也差不多老了。」大弟子們都不中意。於是較年輕者就說：「那就我來當吧！至少我比較年輕。」然年輕的，佛陀也不中意。最後佛千挑萬選，就是要阿難當侍者。

佛有這麼執著嗎？其實這是個非常重大的抉擇。因為阿難像錄音機一樣，可以把佛陀講過的法，完全記錄下來；所以佛在選擇他當侍者時，早已賦予他將來要集結法藏的使命。

說白一點，釋迦牟尼佛(那時約五十六歲)，哪需要侍者呢？真有老到那麼遲鈍嗎？不！只是為了讓阿難能經常跟隨在佛旁邊，從而聽聞佛法，以便結集法藏。選他當侍者的時間太早不行，因阿難還未成年，還沒有受比丘戒，不能當佛的侍者；如果再晚呢？則很多的場合，他都沒有機會聽法也。聽說佛選阿難當侍者後，還必須把阿難以前未聽聞的經，為他重述一次。目的很明確：希望佛所說的經典，都能從阿難這裡結集出來。

所以這其實是個深謀遠慮的決定，因為有阿難的結集法藏，佛法才有辦法延續到今天；否則，佛的教法可能很早就散失了。這個決定，既影響了二千多年來佛教的發展，也庇佑著幾十億人口的信仰。因此佛陀非常堅決：一定要阿難當侍者。我們可以想像，阿難會出家，應該也是佛陀冥冥中庇佑他的，一定要他出家。因為這樣的人才非常稀少，非常殊勝，所以他一定得出家，且一定遴選他為侍者。

這是執著嗎？佛是為後代千千萬萬的眾生著想的。所以必須作「精準而睿智」的抉擇，為效益太卓越了。

## 二、佛以「慈悲觀」降伏醉象

因為提婆達多準備另立僧團，就唆使阿闍世王一起叛亂，所以企圖害佛。乃以酒把象灌醉，且在象的身上，綁了很多利刃。等到佛陀托鉢回精舍時，再把象趕出來，且不是趕在曠野而是狹巷，佛往東象往西，很快就要碰上了。聽說那時候有很多佛教的居士及外道的居士，也知道有這回事，所以大家都在看：看佛怎麼去面對處理。那時阿難跟在佛後面，看到醉象直往這邊衝過來，他嚇

得手腳發軟，要逃又不敢逃，故只能躲在佛背後，亦步亦趨，心裡七上八下。

佛沒有停步，還是用原來的速度、遵循原來的方向繼續往前走，時間愈來愈緊迫了，大家都睜著眼，屏氣凝神地看著，不知最後會有什麼結局？然在快碰撞之前，大象的腳步卻突然慢了下來，最後大象竟跪在佛陀面前；有些經典上甚至說，大象還以鼻子行接足禮哩！

為什麼大象最後竟跪在佛陀面前呢？因為佛「修慈悲觀」。佛一面疾走一面修慈悲觀，且這慈悲觀還是對著醉象加持的。象被灌醉了，頭腦都不清楚，佛還要用慈悲觀，讓牠在這麼短的距離內，感受降服。

如果說，佛是無分別智，所以醉象有看等於沒看。甚至生死本如夢如幻，何必在意！唯繼續走過去，最後被大象撞死了，誰會說祂有智慧呢？一定會說：這個傢伙以前不知道造什麼孽，所以現在不得好死。

如果佛想：大象算什麼，我有神足通，大象衝過來時，我再騰雲駕霧，一走了之。當然，佛一定做得到。可是有神足通，在當時並不稀奇；因為佛的弟子，很多都有神足通，甚至很多外道，修定成就者也能現神足通。因此如果佛以神足通一走了之，別人也會說：你呀，乃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也！

要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，決擇修慈悲觀，且能讓醉象在短距離內即感受降服，一般人，誰敢呢？所以這精準的決擇，背後唯靠堅強的實力：佛修的慈悲觀絕對有效，且必能在很短的時間內，讓醉象降服下來。

### 三、佛教須達多長者「以法為師」

這個故事是在《律典》上的，須達多長者就是給孤獨園長者，他以黃金鋪地，為佛陀蓋了祇洹精舍之後，佛陀就經常在那裡說法教化，於是須達多長者便經常到那邊聽佛說法。而且不只是去聽佛法的開示，且還經常去掃地，庭院裡的落葉也都是由他來掃的。時間久了，大家都把清掃的工作，留給他作。

然也不知何故？他竟好久都沒有來。於是庭院內外都非常的髒，因為大家都已習慣按兵不動等他來掃也。最後，竟有一個老人家，忍不下去了，逕拿起掃把獨自掃了。誰呢？釋迦牟尼佛！

他老人家一動手，其他弟子都不敢怠慢，各自拿了畚箕或掃把，奮勇掃地。掃呀掃的，幾乎快把庭院內外打掃乾淨時，須達多長者卻突然出現了，他一看，

大吃一驚，他說：「因非常尊敬佛及祂的大弟子舍利弗、目犍連等，所以祂們掃過的地就是聖地，聖地我是不能去踐踏的！」然這下子可慘了，他又沒有神通，怎麼進得房去呢？難道可以說：「那你就不要進來好了！」這太絕了，不可以這樣說。

或佛陀可以說：「進來！我賜你無罪。」這可不是有罪無罪的問題。佛陀可以說：「目犍連，你是神通第一的，把他駕過來，離地三尺，腳不可以碰到地。」佛也不會這麼做。

佛在這時候，反而平淡地說：「你以佛為尊，佛以法為尊。」所以只要你心中思惟著法義，口中誦唸著佛所說的經偈，就可以平穩地踏過去。當然這對須達多長者來講，不會有什麼困難，因為他已認真地聽了很多經典；如果是偈頌的話，則更簡單，如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；生滅滅已，寂然為樂」，或者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等，相信他一定可輕鬆地唸出來。說白一點，如果唸不出來，現學現賣都還來得及，所以能讓須達多長者非常如法地走過去。

因為論情，佛不能讓他不進房內。可是他因非常尊重佛故，不能去踐踏聖地。要在這二者間，找到折衷的善巧方便，就得作「精準而睿智」的抉擇。

這個抉擇，其實不是方便而已，而是扣準「以法為尊」的大前提，而這本是佛法最重要的原則。在這個故事裡，我們挑不出佛陀有任何徇情的嫌疑。很多法師遇到大護法，就趕快施捨方便，把本來的規矩都破壞了。於是名為護法，實為壞法。但在這故事裡，我們可以看出，佛陀還是嚴守著「以法為尊」的大前提。

很多人都喜歡說佛陀的故事，但說的都是怪力亂神的情節，云何能表現出佛陀真正的智慧。但在這三個故事裡，就可以明確知道：佛對世間的事情，猶能處理得非常精準、俐落，而沒有任何的瑕疵。這不是無分別智，不是言語道斷、心行處滅者，所能做得到的。所以真正的智慧，不是無分別、無煩惱而已，而是能作精準而睿智的抉擇，才能稱為智慧。

或問：人何嘗不想作精準而睿智的抉擇？

答云：雖想而作不到！

再問：何以故？

答云：有幾個原因，如下所說。

## 癥結之一

就是「自我中心」。一般人從無始以來就有無明，故從生下來，就帶著頑強堅固的我見，所以一切思考、一切抉擇，都不出「自我中心」。

於是既以「自我」為中心，就已偏一邊去了！既偏一邊去了，就不可能作一個精準而睿智的抉擇。我想這一部分，諸位聽佛法以來，都應該聽得很多。故其抉擇，必免不了是自私自利，甚至是損人利己的。這樣的抉擇當然不可能是精準又睿智的。

## 癥結之二

就是「視野狹小」。佛法常說諸法從眾緣生，且眾緣又涵涉無量無邊的因緣。在過去的時代，一般人的知識有限，當不可能深入無量無邊的因緣；就算在此資訊時代，知識無量無邊，可是一般人能夠吸收的部分，還是非常少。既所知有限，即不可能作一個完美的抉擇。

尤其「所知有限」和「自我中心」又是相關的。因自我中心，故只選擇我有興趣，與我有關聯的，才去關心。沒有興趣，與我不關緊要的，就視而不見。因此難免孤陋寡聞，於是要作抉擇時，當沒辦法作個精準的抉擇。

以上兩者以前都說過了，所以今天只點到為止。故這次主要講的是第三個：

## 癥結之三

一般人的抉擇，都是用「第六識」去思考而作抉擇。如果講嚴謹一點的話，還不是第六識，因背後有「末那識」在主導——即以第七識為作業系統而作的抉擇。但第七識對很多人來講，是潛隱而生疏的；故較直接感受對應者，唯第六識爾！

我們都知道，第六識的統合能力其實非常有限。因為在意識裡，能同時現起的念頭，乃很有限。故常想了這個，就漏了那個。所以對小問題的決擇，還勉強用得上；當面對大問題時，常茫茫然切不到核心。因為大問題牽涉到的資料太多了，你在小段的時間內，根本沒辦法把資料完全貫穿起來。所以常捉襟見肘，顧此失彼；想來想去，都只在外邊打圈子，而進不到核心裡。

然而除了第六識外，我們還能另作思考、抉擇嗎？

## 鼓風爐的比喻

對於這個問題，我過去曾以鍊鋼廠的「鼓風爐」作比喻：

首先必須到礦區裡，採集眾多的礦砂，然後將之倒入「鼓風爐」內。

其次，將「鼓風爐」密封。再開始加高溫度，直到礦砂的熔點以上。每種礦砂乃包括礦渣與純金屬，若溫度加高到礦砂的熔點以上，礦砂便慢慢被熔解了。熔解之後因為礦渣與純金屬比重及其它物理性質的差異，而被分離。重者下沉，輕者上浮，所以兩者就慢慢分離了；到最後金屬待溫度漸冷而結晶成純金屬。

採集眾多的礦砂，即比喻平常就需廣泛收集相關的資料。像我們學佛以來不斷地聞思，其實就是在採集眾多的礦砂。

然後把礦砂倒入「鼓風爐」內，即比喻皆熏習在「第八識」也。

將「鼓風爐」溫度加高到礦砂的熔點以上，即是「修定」也。因為修定時，必須隔絕外緣，就像礦砂倒入鼓風爐之後，就把它封閉起來。封閉後，才開始加熱；這即用修定的方法。這樣爐裡面才可單純加熱而不受干擾，以至將礦砂熔解。這是將心內攝，專注於方法，使第六識不會去干擾第八識的運作。

那礦渣跟純金屬能分離，又是比喻什麼呢？因為我們所聽到的佛法，免不了有一部分是屬於礦渣，有一部分是純金屬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幾千年來夾雜、附和了太多其它的意見，很多佛法其實並不是佛陀原說的；尤其在大乘佛法裡，夾雜太多世間法、方便說，並不是那麼精純的佛法。

所以我們要把這些渣渣，篩選出來並過濾掉。可是一般人，只是東看西看，根本不能辨別何者是礦渣？何者是純金屬？但經過修定之後，即能慢慢把這兩個分離。有些人平常看經，還看不太懂；可是經過修定之後再回去看，就比較清楚了。此為其能由沉澱、結晶，而現行於第六識也。

以上所說「鼓風爐」的方法，其實不是用第六識去操控的，因為第六識絕沒辦法統合那麼多資料。在鼓風爐裡才有辦法統合那麼多資料，至於鼓風爐在哪裡呢？其就是我們的第八識，為第八識能含藏的資料，真是無量無邊哩！

這以第八識的沉澱、結晶而完成的統合——乃是「非作意」的抉擇。以修定

而讓它們自然沉澱、結晶，不是作意，而是由內在裡自然完成的。因第八識的統合能力比起第六識，恰如天淵之別，所以其抉擇的精準度，當然比第六識高明很多。

## 詳細分析：

### 一、深入相法

這採集眾多的礦砂，即比喻需廣泛收集相關的資料。

剛才已經說到，諸法從眾緣生；且眾緣者，又是涵涉無量無邊的因緣。所以需以「緣起觀」作前提，而廣泛收集相關的資料。不以「緣起觀」作前提，雖也能廣泛收集相關資料，但往往是雜亂而互相矛盾的。必以「緣起觀」作前提，才能把這些資料作初步的統合。

這以「緣起觀」作前提，而廣泛收集相關資料者，即是經典上所謂的「後得智」或「道種智」。為什麼稱為後得智呢？因為要從緣起觀，從一切法空作前提，然後再去深入相法，則才稱為「後得智」或「道種智」。簡單講，都是指差別相法的智慧。

依佛法而言，所謂智慧當以「性、相」二門而作深入、探究。性則空性、無我性。依此而謂，智慧為無分別智，或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。

至於相法，如《法華經》所謂的十如：「唯佛與佛，乃能究盡諸法實相」以我的看法，根本不可能究盡諸法實相；因為緣起是無盡的，無盡的只能去趨近而不可能到達。

在所有的相法裡，又可細分作：所謂諸法如是相、如是性、如是體、如是力、如是作、如是因、如是緣、如是果、如是報、如是本末究竟等。

一般的講法都說是，性、相、體、用，再把用的部分切割為如是作——如是的作用，如是力——如是的功能，功能和作用其實是相近的。然後再加上因、緣、果、報，不同的因加上不同的緣，就有無盡的果。如是本末究竟等，事實上既沒有本、也沒有末，因為一切法都是無始無終、不常不斷的。從此原則，再去深入諸法，才能看得更廣、拓得更遠。

既一切相法的存在跟變化是無窮無盡的，則我們有辦法窮盡知識的底限嗎？不可能，因為知識本來就沒有底限。何況因不斷組合而產生新的物種，新的物

種再加上舊的組合，不只是愈來愈多，而且會以等比級數遞增，這就是知識爆發的現象。

云何經典上常稱佛者，乃得「一切道種智」，一切智者，即諸法共通的理，亦即是性也。道種智者，即諸法差別之相狀、作用，亦即是相也。

故唯有從「見性」，而深入一切相法，才能作智慧的抉擇。所以不只得見性，還要深入一切相法。如要瞭解到緣起、無我這個大原則，乃不會太難；只要是理性者，透過邏輯的分析，即能很快確認，諸法是無我的、是無自性的。可是要深入相法，那就浩瀚無窮了。所以我常說：一切世間的學問、技術，都只是替因緣法作註解而已。因為再怎麼變化，總離不開因緣果報的大原則。

有人曾說：自從讀過《楞嚴》後，便不再讀世間的糟粕書。事實上，如果你真了解緣起的話，則世間沒有糟粕書，因為一切都只是替緣起作註解而已。

於是乎，這廣泛收集相關資料，需花多少時間呢？看你對這個問題關不關心，如果平常就關心者，平常就在收集資料，即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。若平常不關心，等碰到問題時才要收集資料，就可能緩不濟急。甚至如你已成為這方面的專家，當不需要再花什麼時間，即可於剎那間作成精準的抉擇。

所以一個菩薩不只要見性，而且要深入相法；不只是為了度眾生，而且為在任何關鍵時刻，都能作迅速、精準、睿智的抉擇。這需要有很多世間法的知識、學問作基礎。

所以有很多人問我：「我們對中觀的大原則都已瞭解了，可是在生活中還是使不上力，為什麼呢？」因為你對世間的相法還不夠深入瞭解，既看的面不夠廣，當然就容易偏一邊了。我覺得：在這個時代（常被貶為末法時代）於學佛上，卻有個很大的優勢——從慧解入。因在這資訊發達的時代，其實更適合建立正知見，更方便深入相法。所以我們當居安思危，勿臨渴掘井。於平日，就要對相法有興趣，要以深入法海為志業。

我過去有說到一篇文章〈菩薩道的抉擇〉，乃說到：雖眾生都有覺性，但是能夠好好運用覺性的人，其實很少。大部分人都把心，放在人事上，放在資生上，很少人能深入知識的領域，能參究智慧的奧秘。

印順法師有一本書——《遊心法海六十年》，能在法海裡，悠遊自得，何非

人生最可欣慰的事！然以我所知，印順法師的深入法海，還是比較偏向見性的部分，至於相法者還略遜一籌。

這是第一部分，就是得深入相法。

## 二、保持疑情

前面雖曰：將之倒入「鼓風爐」內，即比喻皆熏習在「第八識」也。

然而就參禪或抉擇而言，不可能將熏習在「第八識」的種子，全部倒入「鼓風爐」內。因為第八識的資料太多、太雜了，怎可能把所有的資料都放進爐內呢？因此，將倒入「鼓風爐」內者，即是以「一個主題」為中心的相關資料。這主題就是禪宗所謂的「疑情」，或者我們當前所面臨的問題，所需要去抉擇的困境。

所以一定要很清楚當下要處理的是什麼問題，才有辦法把相關的資料收集進去，把不相關的排除出來，這「鼓風爐」才能精準有效。所以，保持疑情才能把資料精準分類。有些人剛好相反，不需要的搞一大堆，需要的卻什麼也沒有，這能鍊出什麼呢？

以鼓風爐不是有形的，否則我們的第八識怎可能切割出很多不同功能的爐體呢？那只是以一個問題為軸心，將相關的資料凝聚起來而已！就世間法而言，鍊鋼廠唯可鍊鋼，而不可鍊銅；或者說不能夠同時鍊鋼與銅。同樣，我們在處理問題時，也要非常精準地把握問題的核心，然後去延攬相關的資料。而不可心常旁鶩，目標不明。

所以有沒有疑情，這對學佛而言，是非常關鍵的。很多人學佛其實沒有很大的疑情，所以變成什麼都聽，什麼都不在意。好像自己都沒有問題，我只是為替別人解決問題而已！既自己沒問題，對一切對治法，怎麼會在意、用心呢？為什麼有些人能夠言下頓悟？因為對問題很在意，才有頓悟的可能；反之，若不在意，唯當耳邊風過去也。

所以我倒覺得：現在很多人學佛，不是不用功，而是太用功了，收集得太多不相關的資料，但要用時，卻一個也用不上。此乃為疑情不夠濃烈，核心不夠精準。所以不能聚焦，一切都在散漫狀態。既沒辦法形成堅固的知見，更庸期有頓悟的可能！

所以要以疑情為中心，或者以一個問題為核心，才有辦法凝聚成「鼓風爐」。

### 三、第六識與第八識云何相通？

以上的說法，乃意指：第六識與第八識其實是可以相通的。

一般人認為第八識是被動的，第六識則可以啟動思惟。然照剛才的講法，即可發覺，可以第六識的疑情而去統合已熏習於第八識中的相關資料；但這統合，非以「作意的第六識」去統合，而是以「不作意的第八識」去統合。第八識經過鼓風爐的加溫、熔解、沉澱、結晶，而完成統合也。因用第八識去統合，這統合的力量才夠大！

其實現代很多心理學家，也多鼓勵、勸導當去開發第八識的功能。甚至認為我們不只能跟第八識對話，也能跟「身體」對話。跟身體怎麼對話呢？有些人可以跟身體說：「你明天六點得起床」。於是不用鬧鐘，他真準六點起床了。為何做得到？因為身體，是可以對話的。

我以前有斷食的經驗，如斷食前三天就跟身體講：「我三天之後要斷食」。這身體於三天內就可慢慢調整到適應斷食的狀況，而能夠順利斷食。但如果早上吃過之後，到了中午才說：「欸！這餐沒得吃，你斷食吧！」這就來不及了，要給他充分的時間，跟他溝通，身體是可以配合的。當然，還要看你的溝通能力如何了！

一般人都認為第八識是很難溝通、很難捉摸的，因為第八識與第六識之間，乃有一「把關者」——即第七之末那識也，以「自我中心」而作取捨。故傳統上謂：第八識如倉庫裡的物品，第七識則似倉庫的管理員，進出都得管制。如以我的說法，第七識相當於電腦的作業系統，故所有資料的開啟、儲存，都得經過作業系統的掌控。故不管是倉庫的管理員或電腦的作業系統，基本上都有「自我保護」的傾向，所以不能讓所有的資料都能自由進出，一定要嚴加管制；尤其不能讓第八識的某些種子任起現行。

目前的心理學有這種說法：人有很多被壓抑的情結、種子——被壓抑者，為不被自我所接受也。可能是些不堪回首的記憶，因為只要一想到，就痛心疾首、渾不欲生，所以就乾脆不要讓它起現行。或是有些欲望，不為社會道德所認同；雖然欲望很強，還是必須把它壓抑下去。所以有很多種子都被第七識控制而不能現行；於是既平時都被壓抑而不得現行，真要用時，亦潛隱而不能作用。

以現在心理學來說，被我們壓抑的種子，其實只是八識中的一小部分爾；甚至能起現行者，亦只是八識中的一小部分爾。大部分都不用，不是太可惜了嗎？如果第六識與第八識能相通，我們的能力定可提昇很多。

或問：第六識與第八識云何能直通？

答云：一、從諸法無我的見地，而能漸降伏末那識，教他不要管那麼多。讓這倉庫的管理員不要太霸道、嚴苛。不要為保護自我而管制所有的進出，不再以「自我中心」而作取捨。如經云：轉末那識成平等性智。

二、因消除貪瞋癡的業習，而能漸淨化八識的種子。為原有太多見不得人的種子，有太多不能現起的情結，才需要管制。如用修行的方式，慢慢把這些情結消除了，把多數的種子淨化了，就沒有不能現行的顧忌，也就不需要再壓抑或嚴格管制了。

經過前面軟化第七識及淨化第八識的過程後，六識與八識間的管道，就能愈來愈順暢，以至於直通。故以第六識的疑情、問題，即能很快地把第八識裡相關的資料，收集統合；一般人可能要花很多的時間，東想西想一湊再湊，還湊不起來，為什麼？因為「關卡」太多了。如果能把這些關卡慢慢打消了，就可以跟磁鐵一樣——很快形成一個大磁場而吸收周邊相應的鐵。同樣，只要有一個明確的主題，就能很快把第八識中相關的資料收集起來。

在經典上常說：轉第六識成妙觀察智，其實我覺得不只是觀察，更重要的是抉擇——妙抉擇智，即很快地完成統合與抉擇。以上的過程，套用唯識的說法，即是「六七因中轉，八五果上圓」。若第六識與第八識能直通者，他的能力一定大很多，我相信到最後一定會有「神通」的。因為第八識的力量，比起第六識乃大太多了，但一般人都沒辦法善加運用。就像電腦裡的硬碟共有多少資料，其實你也不清楚，因為經常開啟的就是那些熟悉的檔案而已。

#### 四、提昇定力

在「鼓風爐」的比喻，將溫度加高到礦砂的熔點以上，即指「定力」的提昇。然定力的提昇不在於置心一處，而在於慢慢的消除妄想。我們的妄想很多，大妄想消除之後，還有小妄想；粗妄想消除之後，還有細妄想。需不斷地剝除妄想，才能使我們的心愈來愈平定，平定到最後，便能將礦砂熔解、沉澱及結晶。

或問：云何消除妄想，提昇定力，礦砂即能溶解、沉澱及結晶？

答云：諸法於緣起的網中，本是相關互動而一體的；但為眾生以我見、自性見、個體見而把諸法切割，切割成散亂、矛盾的個體，故分崩離析而不能統合。於是以修定而消除妄想後，即可漸復成其整體也。

所以過去有人問：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這真有可能嗎？」

我答云：此屠刀，非用來殺牛、殺人的刀，而是以我見、自性見、個體見而切割法界的刀。故使本來一體的諸法，變成分崩離析、雜亂衝突而煩惱也。如果把分別心、個體見慢慢放掉，就是放下屠刀。以此即成一體相關、和諧互動、湛然常寂的法界，故證而成佛也。

當然，只是「放下」，其實還是不夠的，進一步，要再用「緣起觀」去統合相關資料；所以有「緣起觀」者，再加上修行的定力，必能更快、更完整地將礦砂溶解、沉澱及結晶。

各位有沒有類似的經驗？當我們很用心去想某些問題時，就是想不通；然你去打坐或者放輕鬆些時，卻突然清楚了。放輕鬆些，其實就是把它放到鼓風爐內，不去干擾，而讓它自然完成結晶。以正用心時，其實是以第六識的作意在干擾第八識的統合；而不用心、不作意時，它才能自然沉澱、結晶。這當是指已想過一段時間，而將相關的資料，都已彙集了；然後再用打坐的方法，單純去數息，數到心很定時，它就能結晶成形。

何謂「胸有成竹」？因為它已結晶成形而浮現出來了。因此，前面是以作意而收集資料，後面是以不作意，而自成溶解、沉澱、結晶，以至完成統合與抉擇。

所以既收集的資料得多，且定力也要夠。有的人的定力，根本不可能把礦砂溶解，就甬期能沉澱及結晶了。

## 五、氣順脈通

在我個人禪修的經驗中，猶覺得疑情的突破、資料的整合，跟氣順脈通有很大的關係。如果氣脈不順，修定很快就遇到障礙，容易昏沉無記，根本不可能完成統合。所以要氣順脈通，才能完成沉澱、結晶。

尤其在氣循行一周之後，更容易完成沉澱、結晶。什麼是氣循行一周？如常謂有小周天、大周天，小周天只是銜接任督二脈而繞一圈，大周天即包括奇經八脈也。故小周天能夠整合的資料，與大周天所能整合的資料，當然是不一樣的。

現在的醫學都認為，我們的資料都儲存在大腦裡。其實，還有很多資料，是儲存在氣脈裡。所以哪個部位氣脈不通，就會偏打哪一類的妄想。氣如果偏積於上，瞋心會比較重；氣如果偏積於下，貪心、淫欲必比較重。氣如果偏塞於中，將常鬱卒不通、惆悵滿懷也。故不同部位所儲存的資料，是不一樣的。於是想作完整的統合，當然最好能循行一周，才能把相關的資料都收集過來。

所以在我的經驗裡，常在氣循行一周後，即已落定塵埃，而形成「水到渠成」、「胸有成竹」之結局。反之，氣不順脈不通，要作專精地思考都很困難，因只要一思考就打結了，更不必說能作全面的統合。

事實上，氣不順脈不通，要修定也是有困難的。這即是我常說的心要：由理通而心通，由心通而脈通。

理通者，理會緣起無自性、諸法無我的道理。

心通者，消除心中所有的情結，就是貪瞋慢疑的情結。眾生因為有我，所以常起貪瞋慢的情緒；且在情緒爆發之後，根本不可能消除乾淨。所以有的留在第八識裡，有的留在脈結裡，以此情結與脈結是一體相關的。

於是，修行者在具足正知見後，即先消除情結，就是以「正思惟」而撫平所有負面的情緒，這稱為心通。所以心通和定力是有關係的，因所謂定力，非指置心一處，而是指能降伏妄想業障。當我們妄想業障慢慢消除後，就自然能對境而不亂，故稱為定。因一切業障習氣，皆不會再現行，當然就不會亂了。

故經典上，常把心通和禪定配比；心通主要是指消除情結，於情結消除之後，脈也才能真通。雖情結能變成脈結，脈結也能形成情結，但這兩者，還是有本末的關係。以心法為本的修法，是以情結為本，脈結為末。所以先以理通而消除情結，然後再用禪坐的方法，去消除脈結。

比如因過去有些不好的遭遇，而在意識裡形成情結，也會在身體上形成某種脈結。於是因脈結就產生某種功能的失調或變態，而生病了。故真會醫者，首

先當用心理諮商的方式，把原來的情結給消除了；然後再用醫藥或禪坐的方法，慢慢消除脈結。到最後，情結和脈結都能疏散、暢通，這稱為理通則心通，心通則脈通。

於是以理通、心通、脈通故，即一切「行」皆通——身行、口行、意行皆通；為業障已經消除了，就消極地不會再犯錯，積極地能精準、善巧的抉擇也。

## 六、無功用行

故若具足以下四個條件：

- 一、能深入相法，得道種智，或者說得差別相的智慧。如果你的資料已經收集了很多，就根本不用再收集。
- 二、第六識與第八識將近直通。以疑情而能很快地把需要的資料收集在一起。
- 三、周身氣脈順通。
- 四、行住坐臥四威儀中，心常平定。即不需要再刻意修定，就能很快地把鼓風爐裡的資料溶解結晶。

以此能夠在非常短的時間內，即作成非常精準的抉擇。甚至到最後，根本不用心，就能即刻反應。我們看過有很多老練的專家，你問題還沒問完，他答案已浮現在腦子裡了。因為對他來講，已熟練到根本不需要再思考了。當然，問題僅限本行，超過本行範圍，就沒那麼老練了。

在面臨任何情境、機緣，即能以「不作意」且「迅速、精準」地作成睿智的抉擇。這是什麼證量呢？於大乘經典上即稱之為「無功用行」。行者，乃抉擇也。無功用者，為不作意也。

所以為什麼稱為「無分別智」呢？無分別智不是什麼都不知道，也不是什麼都不抉擇，而是不作意的意思。雖不作意，而能完成抉擇，才稱為無分別智。否則，既不作意也不抉擇，云何稱為智慧呢？所以無分別智和無功用行，意思是差不多的。

我在深入經典後，對這「無功用行」的證量，就非常肯定、非常嚮往。這「無功用行」，用現代的話講，即是「全自動、全方位的導航系統」，或者說是全自

動、全方位的反應系統。根本不用作意，就能迅速、精準的完成反應。

然反應雖快，可是要成就此系統，卻非那麼容易。前面四個條件，對很多人來講，都是非常遙遠而困難的。如經云：八地菩薩才能證得「無功用行」。

## 發心願行

各位不要想：八地菩薩才能證得者，我算哪根蔥呢？何必跟我講這些證量呢？我們先不講八地菩薩。其實在遇到大問題時，先以作意去收集資料，到最後，再用修定的方式，讓它自己沉澱、結晶。有時候會比你用腦筋，非常辛苦地思考、抉擇，會有更好的效果。

事實上這樣的功能、效用，已經被很多企業家、藝術家所開發應用。因為要做精準的抉擇，要作創意的突破，卻不是靠第六識的思惟，即能有滿意的結果，而是得靠禪坐；故很多企業家、藝術家也在禪坐，而非修道者才禪坐爾！

說到此，我突然想到，前在馬來西亞時，有個居士就曾問：「你們都叫我打坐時不可打妄想，可是對我一個以寫小說為主的作家而言，不打妄想怎麼寫小說呢？」

我說：「如果光靠打妄想才能寫的小說，一定不會很精彩。你好好去打坐，等沉澱之後再寫，一定會比別人的高明很多。」你相信嗎？

所以不要想，那是八地菩薩的境界，離我太遙遠了。現在其實已經有很多心理學家，都在教我們怎麼去開發第八識的功能，怎麼使第六識能夠跟第八識對話。透過第八識，把我們所需要的資料統合起來，這在我們生活當中，其實是非常有用的，尤其是在我們生命最關鍵的抉擇時刻，更要不急、不亂，讓它慢慢醞釀到自然結晶。

所以我們以為八地菩薩，離我太遠；至少在修行的過程中，我們就是要先立定腳跟、抓準方向。如所謂：登高必自卑，行遠必自邇。再高的證量，還是由此基礎去啟修的。為修行者，不是一天一夜的工夫，也不是一生一世的精進爾，而是生生世世、累劫去修的，不怕遠、不怕苦，立定腳跟，瞄準方向，安於當下去努力也。

我前面已經把幾個條件講得非常清楚了，大家往這個方向去努力，什麼時候完美？當然不可能完美，可是我們至少能夠往這個方向步步提昇。

很多人學佛之後，整天念著要成佛，然成佛到底是什麼境界你也搞不清楚。或者只是想著要解脫，但從哪裡解脫呢？你也不清楚。但是對我而言，先瞄準「無功用行」的這個標竿去努力，應該是不會錯的。因為無功用行，消極地可消除煩惱，因為不作意當然就沒有煩惱。很多人著急地想東想西，就是想不清楚、想不出來，那當然是煩惱；能以不作意的方式，讓它自然沉澱，反而沒有負擔與煩惱。第二、它能夠完成更大的統合，能夠作成更精準、睿智的決擇，所以到最後，不只能夠解脫自在，而且能夠福慧圓滿。

所以在學佛的過程中，得先立定腳跟、瞄準方向，往這個方向去努力。至於什麼時候完成，卻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常說：學佛不以成佛為目標。何以故？由證法故，成佛也。證什麼法呢？先瞄準「無功用行」的標竿吧！

## 問題解答

問：佛陀在面對醉象時，所使用的慈悲觀，跟我們對治瞋心所使用的慈悲觀，是否一樣？

答：經典上只有說，佛是用慈悲觀降伏醉象的，而沒有詳細說這慈悲觀是怎麼觀的。但是我想應該是不一樣的，因為當時佛陀的慈悲觀很明確是設定有對象的——就是那醉象。設定的範圍比較小，作用才比較有效。

但對治瞋心所使用的慈悲觀，卻沒有設定明確的對象。除非你的慈悲觀就是瞄準某個冤家、仇人用的，那才有設定對象。

問：在很近的距離內，有人突然暴怒，我們該如何處置？

答：如果不太清楚他為何暴怒，當然就是要先了解其暴怒的原因。不可以他暴怒你就跟著起瞋心，因為這樣根本沒有對治的效果。

如在短時間內，無法確定是什麼原因暴怒的，至少要冷靜地不受影響。佛陀的慈悲觀有一點很重要的啟示——即不是用「對立的思考方式」去運作、處理的。

故你要可憐他，而不要跟他過不去；因為很多時候，他是作不了主的。不要以怒制怒、以牙還牙，這樣唯讓彼此的仇恨，愈來愈高張爾！

問：企業家或藝術家以禪坐方式，增加他的創意，不是跟佛法息滅貪瞋癡的

原則不相應嗎？

答：企業家的創意，其實大家心知肚明，到最後還是以賺錢為目的。而佛法，主要為消除貪瞋癡也。但我講的重點，不是在消除貪瞋癡的問題，而是在能夠用第八識的方式，去結晶統合，以完成創作或突破，這一點則是共通的。至於他是不是用這個去賺錢，這是另當別論，所以不需要相提並論。

以佛法來講，人天道還是可以接受的；故能以奉獻社會而賺錢，這還是屬於五乘共法的範圍裡。當然和解脫的佛法是不相應的，可是若在五乘共法的範圍裡，其還是可以接受的。企業家賺錢，不見得都是負面的。

問：心通跟脈通，是同時解決，還是先心通後再打坐而讓脈通？

答：應該沒那麼快，不可能心通的當下脈就通了，大部分都是要再隔一段時間。當然也有少數的情況，心通和脈通將近是一時的，這對打坐很久的人，才有這可能。

問：深入相法，才知空性及無我性，相法是指世間的智慧。但是眾生卻常在人事的相法裡糾纏。又要深入相法，又不要陷在人事裡糾纏，這好像有矛盾哩！

答：世間所有的技術學問，都是屬於相法。誰告訴你世間的相法，都集中在人事上呢？你自己心眼太小，一天到晚都卡在裡面，還說似有矛盾哩！

因為你對知識的領域沒興趣，所以才會對人事那麼有興趣。如果倒過來，你對知識、技術有興趣，則對人事哪還看得上眼！因為那些都是過眼黃花、過兩三天就沒用了，世間的名位也是此起彼落的，這些都是最不穩定的相法。

你在最不穩定的相法裡瞎費工夫，當然談不上世間的智慧。更何況能得出世間的智慧？

問：持咒可加速脈通嗎？因為消除貪瞋癡好像不是那麼容易。

答：關於持咒，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：因為我們的身體，就中醫的角度，有很多的脈和穴。而每個脈、穴，在物理上各有不同的共振頻音。所以持咒能夠加速它的共振。於是因為共振的效果，就能把本來不通的脈結慢慢疏通了；但這要持幾遍呢？密宗一持就是十萬遍。而不是三遍、五遍，就能有效的。

既持咒有幫助打通脈結，以脈結和情結是相關的，所以脈通的話，很多情結

也就跟著鬆了。所以持咒，從這方面來講，是有助於消除貪瞋癡的情結。

問：第六識與第八識將近直通，是不是見性？

答：從諸法無我的見地去降伏末那識，這是和見性比較相近的。可是在見性之後，還要繼續淨化第八識的種子，這就是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的工夫了。所以不是見性就能直通，要到二果三果後，雜染的種子愈少，當然保護的程度就愈減，而能趨近於直通。故不是見性，就有這樣的工夫。

問：在世間的學問上針對疑情先收集資訊，但是世間人在收集資訊時，是按自己的興趣散亂收集，這如何能相關於疑情？

答：以學佛而言，軸心會比較明確，因為軸心就是云何完成解脫道？

至於世間相法的部分，如果先設定範圍，反而讓我們收集的資料是比較局限的。所以不是在收集資料時，就已設定範圍。而是先廣泛收集一切資料，等到要用時，比如碰到什麼情境，然後才用這個軸心去把相關的資訊，再聯結起來。故在平常，要以深入法海為志業。等到要用時，才能迅速地把相關的部分即凝聚起來、統合起來。

當然有人會說：世間的學問那麼多，云何收集？所以就修行而言，還是先以見性而得成一切智為前提，而去深入相關的知見。

問：疑情若以解脫為目標，距離太遠力量不足；若以日常生活的疑難為疑情，又混雜了貪瞋癡！

答：就我個人學佛的經驗來講，其實說白一點，不是為了解脫生死，因我初學佛時才二十歲，既沒什麼大煩惱，生死也離我還非常遙遠。

但是我對二個問題，就比較在意：一是對生命的定位，世間上很多人有興趣的事情，我覺得並沒有什麼意義。比如很多人喜歡看球賽，但其實誰輸誰贏，竟關你何事？又如也很多人忙著趕流行，其實最普遍流行的，即是眾生的無明，不趕還不行哩！所以又哪需要再去趕流行呢？

所以於生命中，到底什麼才是較有意義的？便一直伴著我長大。那時候還未學佛，也不會參話頭。但是這疑情卻一直橫梗在我心中，這是第一個問題。

第二、我們都希望在這混亂的世間，找到一個不變的原則。這是什麼疑情呢？

如中國禪宗常謂的：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

又如禪宗所有的話頭，到最後都黏在一個「是誰？」身上。所以這三者：1. 我是誰？2. 生命的價值和意義？3. 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相信，都是很多人共通的疑情。

所以每個人都有類似的疑情，只是強度不一樣而已，有的只偶然出現，然後又很快散失了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們生活中的雜事太多。有的如梗在心，總揮之不去。

這三個問題，表面上看好像都和解脫道不相應，但其實都和解脫道有大關連。所以云何發菩提心呢？就是要從對生命的疑情，而去發求覺悟之心。這既與生活交關，又不會混雜著貪瞋癡也。